





玉磴集自題

予紀人也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而元和志言  
嶼山有紀侯塚宋書云焦恭祭塚得玉磴焉考  
紀之爲地包邢部鄆以爲邑廣袤數百里與  
周魯世爲昏因其宗器重寶不滅上國俱湮沒  
無聞而當日獨以玉磴自隨抑獨何歟磴有用  
也磴而玉則無用矣玉有用也玉而爲磴則無  
用矣寶無用以爲用甚矣紀侯之愚也然紀之  
爲國迄今二千七百餘年凡紀之宗器重寶無



一傳於後而玉磴獨傳則不亦無而有有之用乎予嘗數登嶼山求所謂紀侯塚者荒榛野蔓不可復識而玉磴之名亦付之空山想像而已則此玉磴者不亦終歸於無用乎予紀人也世耕紀城之陽久無所用於世而以垂暮之年又矻矻於無用之文以坐消歲月幾何不與紀侯之寶玉磴者同嗤也或曰此紀城之故事也子紀人熹攻文又以卮言無當者自嘲玉磴類矣予笑曰無用哉予之文也遂取以名其編康熙

下  
戊寅桃華月古紀拙石老人題於紀臺之長松



玉磴集目錄

第一卷

壽光縣志序

黃山詩集序

漁村文集序

楊青嶠集序

四先生贈言序

張昆詒先生壽序

壽孫石泉序



徐母金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

七十自壽序

柳村雜詠題辭

倦遊草題辭

神仙棗題辭

第二卷

啓秘亭記

後遊嶼山記

遊倉頡墓記

九日飲新雨臺記

七夕偶記

析箸小記

復讐記

紫薇池記

莎墩小記

寒征記

李將軍全青紀事

菊說



後菊說

第三卷

與張杞園書

馮公家傳

蔡漫夫傳

盧孝子傳

鄭烈女傳

三節婦傳

查氏家世序述

題安期生食巨棗圖

張氏家乘跋

書先府君墓表後

書張昆詒大令手牘後

書箕贈張昆詒先生詩後

與張昆詒

又

與龐雪岷

與李漁村



與張杞園

第四卷

萬年橋碑

青州別駕孔公德政碑

內閣中書舍人候補主事丁公墓碑

張保初墓表

翰林院侍讀李公墓誌銘

殷生墓誌銘

李母魏孺人墓誌銘

祭李渭清文

告墓文

祭楊茂才文

雜志



玉磴集卷之一

長樂郡  
振縣西  
請子名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齊王  
壽光

壽光縣志序

壽光為青州支邑。偏近郡城。最稱全齊壯縣。其地平衍無山陵。北瀕於海。東西南三面界於淄。濰劇驂之間。周原沃野。提封數百里。幅員之濶。人民之衆。物產之豐饒。賦役之紛雜。山積星繁。莫可紀訖。兼以人事代謝。滄桑遞更。凡夫忠臣。孝子。義夫。貞媛。通人逸士。與夫荒奇詭詭之遺。



聞有心者于以采風謠而稽輿圖。勒成一邑之書。亦守土者之責與邑中士大夫之任也。然邑舊有志已散滅無存。迨康熙壬子奉有纂修通志之命。時以載筆無人。草次成書。邑人士每以爲憾。歲在辛未。遼左劉公有成來蒞茲邑。爬梳整剔。撫循噢咻。威讜惠懷。不期年而聲達於千里之外。于是脩舉廢墜。新豐舍以尊師儒。飭城闈以壯金湯。建倉庾以備儲待。於王政之所宜先者。靡不肇舉。而倉頡墓爲萬世文字之祖。雅

意剗葺。遂成吾邑勝地。及七載政成。乃流覽邑乘。而喟然曰。壽巖邑也。而紀載之籍。荒陋無章。取譏隣封。而貽誤後學。非壽邑之羞乎。乃授簡於予。命重爲整比。予以病廢。頻辭不獲。公遂申牒。撫藩諸憲俱蒙允行。值予夙疴復劇。心目荒眊。因命仲男箕遠徵群書。博詢遺耆。溯沿革。清田賦。考戶口。核土物。別淑慝。垂法戒。年經月緯。縷晰條分。不敢枉古人以從我。不敢欺後人以自信。而又以僻居邨墅。獨智難通。謀之同邑趙



子大訓懿訓。昆仲徵求掌故。補苴呈漏。予藥餌稍閒。爲之覽其大綱。訂其疑似。始於載陽之月。成於其獲之晨。予乃反覆其書。而歎曰。甚矣哉。志之難也。而壽較他邑。爲尤難。壬午之變。全青郡縣所下者。十之二三耳。壽邑夜陷。兵火頻仍。版圖付之烈焰。耆舊化爲青燐。卽間有一二遺黎。追數離亂。天寶舊聞。宣和遺事。如昔夢往。劫總屬恍惚。文獻無徵。稽詢何憑。且志猶史也。史則列局分曹。發內府之藏。難官家之燭。商摧叢

薈。易於成編。予投老荒村。衰晚無徒。南皮之讌集。西園之文酒。昔日勝流。久淪黃土。予以舊學。濩落檢校。易忘而箕兒。又以帖括糾纏。攷稽未備。遠遜常璩之華陽。近媿康涵之武功矣。而其尤難者。又在人物。一集孝子慈孫。孰無表揚。其祖父之意。但比事屬詞。夙有義例。直遂則慮致人言。曲徇則恐來鬼責。在詩有必恭敬止之文。春秋有善善欲長之義。標前修之餘芳。揚後哲之媿德。顯微闡幽意。歸揄揚庶幾。汝南襄陽。



之流風焉。蓋亦可告無罪于桑梓矣。嗟乎斯文未墜。代有名賢。日月不居。事同積薪。志成而劉公以治最擢任廣南。束裝有日。吾邑雅號名區。循吏遞來。英彥繼起。後有好學。深思之儒。踵事而修葺之。以匡其所未逮。是予之厚幸也。夫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八月。旣望邑人安致遠識於晚讀草堂。

先生晚年以史家法成其邑。乘讀者謂神似武功志。卽此一序亦何必便減許西子耶。

### 黃山詩集序

膠西法黃石先生者異人也。少以五經高第入翰苑。敷歷藩伯。晚居東海之濱。不仕者三十餘年。予耳其名。疑爲古人。庚午冬日大雪。予命酒獨酌。有平頭冒寒走三百里。寄我巨軸。開視則先生自畫。李青蓮登華山落雁峯圖。寄我石勢如波興雲卷。四壁欲動。予深感其意。作長歌寄之。繼而又以巨幅大書。司馬溫公禪偈。見貽筆勢沉着。飛翥殆神明于坐位。而自出機軸。非近



人貌爲平原者所可幾也。蓋先生少以詩名海內，而書畫則出其緒餘爲之者。不讀先生詩，安知其書畫之有本哉？一日柴溪老人寄予札曰：黃山先生詩可尺餘，欲得君一序，予不敢以不敏辭。越五年，先生以八十有四歸道山，而予一病五載，竟未完前諾。然時時在予胸臆間。己卯春日，予夢先生遠行衣冠，傾城出祖，而予與先生茗飲郵亭，亦不記其作何語。醒而自訟曰：先生其殆徵予序乎？予何足以序先生詩，而先生

之詩蹈險經奇，于三唐宋元之外，自矧一家言。有穿天心，出月脇之致，在流輩中可以掉臂孤行。世當會有知之者。予嘗謂一代之興，必有兼才，大力爲一代之文獻之所寄。若元之趙吳興，明之董華亭，皆以詩名，而書法、畫苑亦自獨絕。一時異代鼎峙，得先生而三矣。二嶗大珠之間，俯眺東溟，粘天無壁，日月之所沐浴，仙靈之所窟宅。先生之英爽，必往來于其中。與安期羨門相爲吟嘯，先生之詩之人于奇峰大海間，猶當彷彿。



佛遇之其詩之光怪陸離必有不可磨滅者予  
實不足以序先生詩而知已之誼與夢寐之感  
爲之序述如此聊以誌吾昔日許劍之意歟  
風行水上渙爲文章脫去一切序文窠臼

漁村文集序

詩文者與風會爲轉移者也而世有作者則常  
以詩文轉移夫風會何也詩文之變不可勝窮  
爲於舉世所共爲之日則其勢同而易爲於舉  
世所不爲之日則其勢獨而難乃有志之士每  
爲其獨且難者屹然于風會波靡之日此非不  
惑于流俗者不能也予蓋於友朋離合之際而  
重有感於詩文之變矣憶甲辰歲予初遇漁村  
先生於青郡兩人年壯氣盛日以詩文相切磋



漁村俯仰高寄其所爲壯音亮節常有睥睨一世之思曰詩文一道其將日趨於纖靡矣不堙其原而治之其敝將至於汜濫潰決而不可遏斯在上者之責也未幾予與漁村先後渡江而歸各有集亦各相論序迨壬癸間予兩人一再晤於青郡遂別去不復相見予以文戰連不得志於有司遯跡紀南荒村不與世接而漁村以已未之歲奏賦蓬萊宮入翰苑致位侍從其時之主壇坫者方且倡爲詭異可喜之論以竄易

天下之耳目曰詩何必唐蘇陸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澤毘陵而已而淺識薄殖之夫承響竊影恣意無範以纖巧爲新奇以空疎爲古淡詩文一道至於崑鎖卑弱而不可讀吾意漁村高居石渠天祿之上方且與輦下諸君子狎主齊盟以聽風會之適然乃從郵筒中得其近著讀之法愈嚴骨愈堅色愈蒼韻愈淡詩則遠宗唐音而間出於錢劉之逸響文則骨體全乎龍門而輔以廬陵之神韻當繁聲變雅之時獨搽



純古淡泊之音。予于是與漁村別。且二十年矣。二十年中。詩文凡屢變。而漁村不變。則漁村之自守爲何如哉。漁村近。且以侍讀改官歸里。臥病白雲村中。至拾橡粟以自給。紫閣黃扉。淡然不以介意。曰。吾終不以一日易我千秋。頃寄予書曰。吾生平所作詩文。計二千餘首。自遴其三之一。將往閩中。求故人雪崖龐先生爲我刻布。子不可無一言。吾知斯集出。而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必有奉其詩文以爲隳括正鵠者。若漁村

非轉移風會之一人歟。吾故歷序吾兩人終始交好之情。以見朋友聚散之緣。詩文變遷之故。均爲可感。又以見士君子抱不朽之業。老而不得志於時。而以垂暮之年。役雙趾於三千里外。求剗刷於故人。其意亦良足傷已。後之論世者。能無喟然而歎興也。夫康熙己卯上元後一日。壽光安致遠撰。

此序初成時。便與漁邨相對擊節置冊而歎。歎已復讀。不忍釋手。今再誦之。識高法老實。



實出人頭地

王石齋集卷一

八

楊青嶠集序

楊君青嶠名延孚字綏綸青嶠其別號也爲益都諸生久于制藝外兼好作古詩及諸雜文今老矣人皆知青嶠之爲人而或者曰是其人不諧俗也。又皆知青嶠之爲詩而或者曰是其詩不諧俗也。嗟乎必諧俗而後稱其詩與人則其人與詩何如哉。予交青嶠晚見其抱先世之遺書惕惕然恐其不獲傳于後力求當世之名人爲之誌傳雖以固陋如予者亦乞其一言爲重



此非今之人也。又以古詩投贈予與仲男篋蒼音穆節迴絕時響。此非今之詩也。一日者寄篋全集數冊命其評次。予得而盡讀之。因以已意汰其疵類。擇其精純詩文。共得百餘首。絕無聲容色澤之浮艷。而朴而有韻。淡而多思。人之知之者蓋鮮矣。予於是作而歎曰。人知青嶠之爲人。而不知其爲真古人也。人知青嶠之爲詩。而不知其爲真古詩也。世之欲知青嶠之爲人者。讀其詩而可矣。

淡宕

### 四先生贈言序

丁丑予年七袞。蓋諸先生贈言焉。遠而燕京吳越。近而三齊兗豫之間。長篇短什。彬彬然如琳琅瓊璜之觸于目。笙鏞琴瑟之娛于耳也。美矣哉。予滋媿矣。蓋人之稱其人也。常溢于其量之所受。而人之受其言也。常昧于其所不足。而易以自安。故其言甚美。而或非其質。吾獨于四先生之言有感焉。四先生者。爲東武仲威王君。學山丘君渭清李君。營陵寶詒閻君也。蓋四先生



王石齋集卷一  
皆七十前後。老人與予齒相上下。故其言不以  
頌。而以規。仲威年七十有六。其言曰。空懷萬里  
心。長此六月息。有時雜耕樵。相見不相識。形神  
既已完。尊養樂儉德。良木傷斧斤。大璞忌雕刻。  
皆柱下之微言。叅同之遺旨也。學山長予二歲。  
其言曰。久使石同拙。寧教谷亦愚。喜爲高士傳。  
不寫要人圖。柴溪老人紀。亭石叟。久相從。于九  
仙五蓮之間。知予嬾是真也。涓清少予一歲。其  
詩有短髮悠悠隨世變。古心落落與時違。我亦

衰殘餘白髮。老知明歲得相依之句。非淵明素  
心之約。少陵二老之吟乎。予長寶詒五歲。贈我  
不以詩。而以文。則俯仰于生平離合之感。纏綿  
婉篤。而終則曰。向使君奔馳于名利之場。震撼  
于寵辱之交。壽之與存者。有幾旨哉。恬淡寡營  
之風。難進易退之節。其卽先生之自喻乎。味四  
先生之言。譬珠履雜沓矣。而中有褐簞老人談  
說。古昔可念也。絲竹齊奮矣。而獨繭之音。徽如  
石澗流泉。泠泠然可聽也。蓋仲威涓清寶詒三



太史嘗仕于朝矣。而予與學山則長伏林莽。無所見于世。其道可相信也。道可相信。則其言非猶夫人之言也。不然。使出而仕者。有貪冒苟進之嫌。而在下者。或窮而喪其所守。其道安能相合哉。予故于是有感也。

得一贈言。便曾中耿耿言之。壘壘先生于朋友之際如此。

張昆詒先生壽序

國家太平五十餘年。重熙累洽。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吾意郡國守令。其和氣蒸濡。必有以古循良之治。治其民者。而其民亦相與詠歌而祝頌之。歲時烹葵。剝棗。醢酒。割羊躋。堂稱觥。如古豳風之俗。而一時之賢士大夫。作爲聲詩。以與田夫野老歌頌。而不厭。豈非昇平之盛事。而邦家之光歟。乃以予所聞。郡邑長吏。類多武健嚴酷之爲。用以博赫赫之譽。而一時之所謂善頌。



善禱者亦且貌應而心違在上者固斲人之頌之以爲樂也其言誠美矣而非我之所可安則受之者愧在下者固斲人之聞吾頌之而樂也其言誠美矣而非彼之所應得則稱之者諛若是則頌也固不勝其愧且諛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誠得一父母斯民者而吾之頌之者非諛辭受吾之頌者無愧色豈非吾之所至願而難得者乎丁丑仲秋予杜門臥病庭無人跡胸山張子別且十有一年矣一旦款扉揖予

曰明歲春正七日爲吾邑張侯誕辰願得君一言以爲壽予聞之欣然而起曰是昆詒先生耶我知其人矣是越之大儒也予讀先生之文知其爲有道仁人而先生之治行則真所謂古之循吏也今之爲吏者率多凌藉紳士以厲嚴威而又且浚民以生名則父母也而士與民其何賴之有今也入其境講德而問字者其胸之士耶曰是其訓誨乎我者也塗謠而巷謳者其胸之民耶曰是其乳哺乎我者也山城淳朴歌頌



之聲相聞。夫以一人制百里之命。慮無不可肆。其不撓之威。以爲吾之所欲爲。而乃使人愛慕。懷思之若此。詩之所謂民之父母者。非侯其奚屬焉。且胸固吾所舊遊地也。青山百匝。瀾水漣漪。中有一人焉。鳴琴而理。歲之初吉。春雪初融。爾胸之父老子弟。舉觴而前。以祈侯之萬壽。曰。今日生申。可謂人日。試取吾文而誦之。始知侯之治行。無愧於古人。而予雖朴畧。而無文知言者。當不以爲諛也。

絕不臚列張公德政。亦無一祝頌套語筆意。仙仙文境中桃源也。



壽孫石泉序

胸邑學博孫石泉予未識其人兒子箕乃能識之箕每自郡試歸問其所與遊處者必曰石泉石泉云予曰石泉何如曰雅人也篤交遊者也性者詩古文辭又多折節一時賢俊間以其餘力雕鏤籀篆宛宛秀動尙有汪弘度丘令和遺法兒箕乞得一二枚予甚愛重之以衰病杜門思欲一見石泉而不得而石泉又屢欲顧我於村居以微官匏繫亦欲一見予而不能然予意



中已隱隱有一石泉先生矣。逮丁丑冬，兒箕以文字受知于胸明府張昆詒先生，得晤石泉于齋署。見其皮書數千卷，列置尊彝，洗法書名畫之屬，手握昆吾小刃，剗削碎銅，散玉摹周篆，秦隸雜和，蝟脂丹砂，銀光玉版，色爛若明霞。客至相與啜茗，披翫怡然自適也。箕因贈三疊，予目中又隱隱見一石泉先生矣。夫以予心目中，所隱隱欲見而不獲見之一人，其人卽不徵予言以爲重，予又安能默默而已也。乃石泉不遐

棄我，而必欲得予一言，予又不能已于石泉，而必欲爲石泉有言。今年十月初吉，爲石泉初度之辰，予請以不腆之文佐觴可乎。吾嘗聞画家常有烟雲養其胸中，故其人如元之黃大癡，明之文衡山輩，皆年臻大耋而神明不衰。夫紙墨之壽近者或數百歲，遠者或千歲，而敝若金石，則無終極者也。石泉以廣文先生隱几寒氈，簾捲青山，奇峯百匝，石門之幽，禱佛光之弘，敞石丈人之蒼峭，孤特皆攬，擷以入于圖章，而又取



名山大壑奇秀清淑之氣以益其智而葆其神。則吾之壽石泉者擬於金石矣。又安有終窮哉。頃聞石泉年方及艾亦復善病。坡公云世有尪羸而壽考。予生平藥裹隨身常自比於宋龍門之十日九病。今老矣。雖舊恙時作時止。然頗覺健于少壯時。埃小愈行當杖屨尋石泉于委粟龍盤之南。披衿道故如薊子訓兩人向長安霸橋摩娑銅狄時也。

就印竄一技描畫石泉生平真如頰上三毛

徐母金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

昔成周之盛時。二南風詩首言后妃之德。而次及於賢卿大夫之夫人。咸能竭誠敬潔蘋藻。兢兢然脩婦職以輔佐君子。祥貽哲嗣。而化行俗美。自宮壺達於田野。雖婦人女子皆有士人之行焉。想其時聖君賢相相與憂勤。惕勵以成一代之治。而世家巨族其內亦備有婦德母儀。以贊勳。飲助于下。蓋其濡染於姆訓者久而趾美於庭闈者長。秦漢以還。如晉之王謝。唐之韋杜。



宋之韓呂皆以累葉宰執佐致昇平而其家法之嚴。相教之美。載之傳記。爲來世所希覲。今乃於太夫人而再逢其盛已。我國家郅治六十年。開創之世。胄與繼體之元勳。簪纓相承。固不乏人。獨東海徐先生以兄弟巍科子姓。膺仕蟬聯。濟美宦業。甲於中朝。而其內助之賢。尤爲一時南北紳士所稱述。以擬晉唐宋諸家。未足多讓。迨先生往。而其世德方茂。家學聿新。長公執初簪筆西臺。次公章仲方膺。

特簡來。授文大東之區。公以高門鼎貴。令譽早播。海岱人士咸跂足以望山斗。公則延納衆流。愛士如渴。凡通經學古之儒。摘藻挾華之彥。羣集於稷門。以仰承大賢之裁鑑。得一言之褒。咸以爲百朋之錫。而九鼎之重也。公又撝謙善下。而喜愠不形。聆其言論風旨。藹乎若春風之披拂。而灑然如膏雨之霑潤也。殆詩所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者歟。月之初吉。爲公揆覽之日。凡在屬吏與郡之紳士。咸願竭涓埃之忱。以効躋



王確集卷一  
堂之祝公則逡巡而不居曰予之凜凜然不敢  
隕越以貽

簡書辱蓋上承先人之遺教而又以式遵母氏  
之訓迪也言念北堂爰在四牡之卒章矣於是  
月望日又爲太夫人設悅之辰青郡諸學博所  
不能已于學憲公者又欲轉伸于太夫人走使  
五百里求予文以爲祝不佞進而告之曰學憲  
公以未艾之年身躋清華而生申值朔其日之  
初升乎太夫人以板輿之奉就養官署而歲德

在望其月之重輪乎浹旬之內慈母令子壽觴  
迭舉烏可無一言以紀其盛況不佞與太夫人  
爲中外屬其淑德懿行固稔知之矣當先生之  
起家禁林也以詞臣備顧問及晉秩卿貳也又  
以重臣荷倚毗校讐東觀之秘藏參預內庭之  
機務夙夜在公而不遑自顧其私卽有時而予  
休沐賦退食方以德望爲海內君宗上而簪裾  
名流下而單門晚進虛懷接引吐握殆無虛晷  
而太夫人自治門屏以內肅然穆然飭庖溷調



酒漿嘻噏兩忘而整比無缺使先生坦然無內  
顧憂故先生之官階屢晉而太夫人之褒封亦  
遞加初未嘗以翟禕之榮而有矜色也及于致  
政南歸先生坐傳是樓皮書數十萬卷素帙縹  
箱手自緝閱太夫人則內治潔清恪勤罔懈雖  
蘭玉盈堦金貂滿庭而勸織課耕宛然鹿門偕  
隱之風未嘗以年力既往而有倦容也迄於今  
而先生以壽考脩文太夫人以難老衍慶其所  
以祇訓令嗣者惟以報

君恩讀父書爲諄諄學憲公亦雅遵慈誨追承  
先澤甫校兩郡而士人之熙然從化者如羽族  
之隨鳳百川之歸海令聞已洋溢于齊魯間矣  
昔唐河東柳氏以堂上熊丸之教諸子皆爲名  
臣而宋蔡忠惠公其母年九十餘矣天子賜以  
剗帔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近世稱母德者以二  
事爲佳談吾謂學憲公以父子兄弟之盛際遇  
兩朝太夫人以令妻壽母之德基美一家盛世  
太和之風將于一門徵之矣豈近今之稱母德



者所可比擬哉。至若軒裳寵錫之榮，與筍魚迎養之樂，予不言。茲言其大者，以備太史之采擇。或亦諸公徵言之志歟。

錢牧翁論歸太僕集謂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余於此文亦云。

### 七十自壽序

明年丁丑，予齒屆七袞矣。七十而稱觴禮歟，例也。宋以下稍溢矣。乞人之言以爲祝，則溢也。愈甚。自祝則無敢溢也。無敢溢則猶可信也。尙勝於兕觥之諛詞、金箋之縛說也。予則以爲人生雖賢如顏閔，曾史貴如王侯將相，年壽之修短則不可以力致而強齊。而至於七十則相傳以爲稀有，稀有者幾幾乎有之詞也。亦幾幾乎不易有之詞也。予與世鮮所交接，卽閭鄙親戚交



遊屈指數十輩年來俱化爲異物而予如頽松  
廢石偃仰於日炙霜摧之餘巋然獨存俛仰人  
世知己無徒久不死而觀居此世此昌黎之所  
以歎也予生於明季思陵之戊辰抵今歲丙子  
蓋六十有九稔矣回憶平生蓋追悔之日多而  
慰愜之事尠幼穉不天乏過庭之訓性旣犇直  
口語拙脫耽嗜麩蕖醉後謾語觝觸諸大人長  
者咸側目以爲僻錯旣非灌夫之戇妄比次公  
之狂流毒燔灼臙腕結轆肢體掉睨目今老癡

孟杓遂斷此一悔也年十八歲卽出赴文戰被

放者十有五舉北上燕臺西走歷下抖搜青衫

蹴躡疲驢甚至瀛鄭之野沙電互摧庚子至鄭

如鷄卵於陵之郊矢刃交臨甲午至於陵爲劫

沾沾鷄肋瀕危弗回追憶昔人窮達有命之言

如夢寤醒解而墨絲金骨銷纏於帖括中者四

十餘年已恨桑榆之晚難頓羲和之轡此又一

悔也憶丙午春予與高亘中孝廉登岱至黃峴

嶺遇一鶴髮道人善相人熟視予曰子於瀟不



當貴十年後來此長松下與子爲世外之談予  
時骨湧氣溢謂富貴吾所自有心憤其言而無  
以應之抵今已二十餘年支離疲曳甘作陳人  
歎石髓之難逢悵羽人以何迤此其可悔者三  
也所幸嬾廢天成一舍之外慶吊絕跡所與往  
還者皆東阡南陌荷簑戴笠之侶種藥分蔬聊  
成吟咏驅犢牧豕都作經綸問牛衣而不蓄作  
勞薪以未曾又先世所遺薄田二頃村西地勢  
隱隆土疏宐縣涼風被野望若堆雪衣襦之需

卒歲無虞東直里許高原膺膺先人之墳墓在  
焉土沃宐麥原下雨後康水北來滙爲沮洳涸  
則宐稔力耕其中饘粥稍足以自給矣雖秋風  
屢罷舊雨稀來門無剝啄苔草沒堦賴兒輩畧  
解文字與之檢韻聯吟破愁消寂或棗林桑泊  
之野或花酣月大之場閒和儲王之什半成風  
土之記忘憂送老以坐遣歲時歷數生平此其  
稍堪慰藉者也吾爲鄉里所推排故是人間舊  
物自古無不朽之人而有不朽之文稀有之年



意欲以稀有之文張之。覩縷自述諸君子稍爲  
點綴爲題跋爲詩歌寥寥數語寧質勿溢以略  
飾老儉顏面但三年以來疾疢屢攻脇胃痛楚  
煩懣恇鬱每值發動狀同痲瘧水火狎戰肌肉  
潛消揆之人理當不久長如使骨委形銷露凋  
風隕當以投贈之詞用代哀誄之章倘夙疴漸  
甦神理復回明年蕤賓應律日屆分龍則高揭  
瑤篇命兒輩長歌引滿以敬舉諸君之觴庶其  
爲七十老人添一籌也丙子良月上浣劇城拙

石老人安致遠題於晚讀草堂



柳村雜訊題辭

予之與世隔也久矣。憶少壯時。曾一結納名賢。因素拙於言語。迺注意滿口。重不能宣寫。醉後時復妄發。多所牴牾。又性愛戀田園。不樂遠遊。以此匿影荒村。三十年來。不交一人。每值春秋暇日。課僕飯牛。飢豕菘菜。種禾輒欣然。意得及遇車馬。襍沓讌會。喧闐則爲之不懌者。竟日久之。益自放廢。或酒罷或睡餘。或負手而思。或側弁而哦。輒信步至邨西古柳下。摩挲愛玩。見其



枵腹空洞常容小兒三四輩跳躑戲嬉其中外  
則蒼皮斷節輪困膚立樹罅歲蕤紅蘚生意尙  
爾婆娑其老根橫耕地上盤曲拗怒作虬龍攫  
拏之形坐憩其間俯瞰前灣渺然有濠濮之想  
焉追念生平我與我周旋之日久次則我與柳  
周旋之日久也數年來哀集諸作而名之曰柳  
邨雜詠蓋予里居行唵柳下之日爲多此柳先  
予而生者不知幾何年其後予而存者亦將不  
知其幾歲月高天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秦  
松漢栢漸泯無存則此柳又安能與人世無終  
極也異日者倘有一二語流傳於村翁豎儒之  
口過而目之曰此拙石老人所取以名詩之處  
也予報古柳矣

摩挲古柳寄興遙淡與陸放翁古楠記并足  
不朽



倦遊草題詞

丙寅秋仲予遊歷下最爲濟南諸名士所愛與  
鍾子聖輿有世講尤相綢繆會龐太史雪厓顧  
我於邸一見如舊識從此登高臨流互唱遞和  
忘其身之在客也值東諸侯不愛士予汗漫無  
所遇朱子義俶招我出飲夢村時庭梧蕭撼片  
葉飛墜砌間客有善歌者爲思歸望遠之曲仰  
視天宇秋氣晶晶鴻雁南翔予蓋渺然有故園  
之感焉未幾太史北旋予悵然無徒寓夕獨酌



出步中庭。明月在地。霜氣透帷。夜不成眠。於是  
鄉思轉深矣。明晨束裝東歸。鍾子聖輿與趙子  
宣四意戀戀。欲畱竟不能畱。檢客中作名之曰  
倦遊草。蓋取淵明鳥倦飛而知還之意也。豈敢  
步長卿之後塵哉。丙寅長至日。拙石老人安致  
遠題於雪根草亭。

景况寂歷風韻蕭閒

神仙棗題詞

予齊人也。世家海上。譜牒遙遙。尙祖安期。理或  
非誣。按劉向神仙傳。期生爲琅邪阜鄉亭人。秦  
皇東巡。與之語。三日夜。畱赤玉舄以報。又以策  
干項羽。不用。時人謂之千歲公。壬申春暮。予遊  
九仙。登望海臺。於煙波沒滅間。髣髴遇之。今年  
丁丑。齒屆七袞。擬欲倩人貌安期生。食巨棗圖  
以自壽。以時無善手。點染難工。兒箕因作小賦  
以獻。予賞之。又以其餘材演爲雜劇。四折。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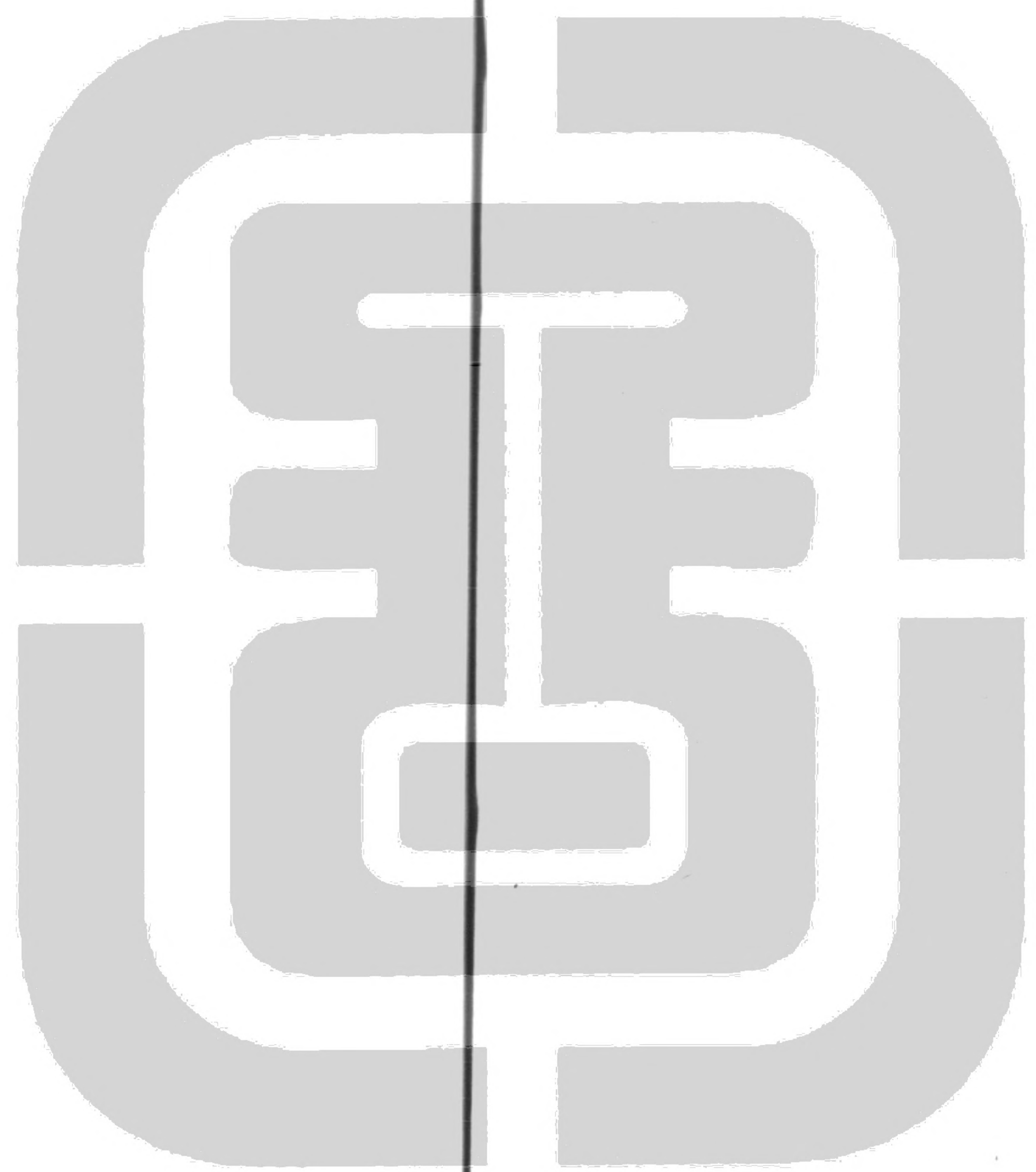


三石集卷一  
神仙棗夫。元人十二科。以神仙道化爲第一。茲  
或。其。不。戾。于。作。者。之。旨。歟。邑有眉瞻崔子者。家  
畜雛伎雅善新聲。令其按譜而調之。旣以自娛  
亦以娛人。歌成客有過而謂予者曰。子以歲儉  
苦饑。乞米有帖。指困無人。而乃流連於歌場酒  
社。紅牙紫拍之間。無乃爲陶胡奴輩所笑。予應  
之曰。西山蕨薇。同谷橡栗。何以樂饑纂纂之實。  
吾自有吾家之巨棗在。丁丑重五日拙石老人  
題於自鉏園之青裳花下

調笑成文轉側皆韻



皇王統系卷一





程